

文艺深一度

影视主题曲与片尾曲从来不单是影视作品的附属配乐，更是剧情的延伸、人物的升华、主题的深化。在影视配乐商业化、同质化、浅表化、独语化以及AI化的整体情势下，大多数影视作品的歌词陷入不能有效传播、缺乏长效传播的困境。唐恬的歌词创作根植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聚焦平凡生活、人生磨难，无论是大江大水的历史浩荡，还是静水流深的家庭日常，都具有唤醒真情、温暖、大爱、道义的力量

她把人生风霜 写成影视高光

谈唐恬的影视歌词创作

霍俊明



唐恬曾是知名唱片制作人，大众对这位宝藏词作家的最初印象来自2005年火爆一时的节目《超级女声》。观众记住了“超女”的那些歌，如“一整片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我对所有思念和牵挂”（《甜蜜的我爱你》）。2012年5月，在《中国梦想秀》（第三季）的舞台上，唐恬的父母朗诵了身患鼻咽癌三期的唐恬在病床上写的歌词《荣幸》：“我不是泡沫，我多荣幸可以活。苦难是什么，够不够用来唱歌。”面对厄运之际感人至深的文字以及父母的哽咽，万千观众为之落泪。尽管味觉和嗅觉丧失，但是独特的生命感受力、深刻的现实理解力、面对历史的融通能力、优异的语言能力使得唐恬在多年的影视剧作词道路上不断收获鲜花与掌声。在十多年无边无际与癌症抗争的黑暗中，唐恬更像是一个追光者和孤勇者，她的影视歌词也像是一束光，照亮了自己以及每一个人内心的希望。

在影视配乐领域，主题曲与片尾曲从来不单是影视作品的附属配乐，更是剧情的延伸、人物的升华、主题的深化。在影视配乐商业化、同质化、浅表化、独语化以及AI化的整体情势下，大多数影视剧的歌词陷入不能有效传播、缺乏长效传播的困境，而唐恬深耕影视歌词创作近二十年，为多部口碑与热度“双高”的影视佳作撰写歌词，涵盖现实、历史、职场、爱情、悬疑、都市、青春等多元题材，实现了影视化、文学性、大众化、传播性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全媒体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传播样本，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当代影视歌词的创作范式。

唐恬的歌词，在细腻、朴素、真情、动人的底色外，不乏磅礴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力量，既能精准贴合不同影视作品的主题内核、叙事调性、人物弧光，又能极其可贵地跳出剧情的限制而张扬普遍的人性生命力，从而具有更大的共情空间与破圈效力。从《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主题曲）、《如愿》（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的沧桑岁月到《唐堂之外》（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写尽职场小人物的沉浮与辛酸；从《无名的人》（电影《雄狮少年》主题曲）、《追光者》（电视剧《夏至未至》插曲）、《体面》（电影《前任3：再见前任》插曲）的少年逐梦、爱情疗愈到《人间道》（电影《三大队》主题曲）对良知正义的坚守……唐恬的影视歌词创

作凭借深刻的文本内核、独特的抒情表达与大众共情能力实现了影视配乐的持续破圈，成为华语影视歌词创作领域的标杆。

影视歌词属于“命题式创作”，作词人必须深度服务于影视叙事，在剧情适配度、人物贴合度方面要求严格，这也给创作者的自由度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唐恬直面这一创作难题，她的歌词补充了影视镜头语言的局限，通过文字、声音、想象进一步拓展了影视作品的时空结构以及叙事的可能性。

见人生、见众生、见天地，唐恬的创作从来不是滥情易感和凭空拔高，而是通过通俗、平易、感人的话语方式抒写出绵绵不绝的真意，做到了静水流深、润物无声。“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电视剧《人世间》片尾曲以自然时间引出剧中人物成长、复杂轨迹以及世事变迁。“有人爬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也只想有个墙缝等月光，低着头也有月亮，照他步履忙，风来雨往。”《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唐堂之外》形象揭示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职场困境及人格坚守。“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主题曲《无名的人》聚焦少年在实现梦想路上的彷徨、怯懦、遭受的非议与初心坚守，通过不同的身份认同书写下小人物的情感体认。“我要出了门的人再晚也回家，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我要吃这一口饭守这一野荒，我要这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电影《三大队》片尾曲《人间道》在坚守正义的信念下张扬了人性的复杂与救赎。《长沙夜生活》主题曲《寄信人长沙》开辟蹊径，以拟人化视角将长沙化作“写信人”，在方言化的对话与倾诉中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地方美食、地域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唐恬在“大”与“小”、“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上处理精当，她没有拔高现实和历史，而是着力聚焦历史变迁、现实巨变下的人性微光、复杂裂变及人物成长轨迹，凸显出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戏剧化关联，彰显命运的无常以及不堕本心的精神之光。

优质的文本内容是作品传播的根基。唐恬影视歌词创作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切入角度、生命感知、人文情怀以及个性化的现实想象力与历史求真意志，这使得她的歌词摆脱了多数影视歌曲“剧热歌热、剧了歌凉”的即时性传播困境，而拥有共情的空间和精神穿透力，能够突破年龄、职业圈层，进而抵达、感染更多受众。

歌词不同于现代诗，它侧重的是通俗化的语言表达，要求受众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要产生共鸣，并通过文字、声音、旋律的共振大大降低传播门槛。唐恬的影视歌词通过提供生动的时代情绪价值和正能量而实现全民适配，更加契合大众的生活节奏以及情绪机制，更易实现全民破圈。与此同时，唐恬的歌词大多简洁、凝练而又富于象征意味，往往用日常化、质朴化、口语化的文字传达深层情感与深刻哲思，通过不事张扬的抒写方式达到化人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唐恬的影视歌词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她笔下的词句打通了历史、现实与个人之间的通道，比如，将职场的坚守转化为对抗世俗洪流的情绪载体，形成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这些充满温情和人性力量的歌词，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被大量运用于文旅宣传、心灵疗愈、励志感悟、生活记录等二次创作场景，形成裂变式的传播样式。

唐恬的歌词创作并未迎合资本逻辑和流量法则，始终根植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多元样貌，聚焦平凡生活、人生磨难、坚守过程中人性的力量以及爱的温暖。她的创作不回避人性的复杂以及生活当中的种种困境，因而沉淀出“哀而不伤”的底色。无论是大江大水的历史浩荡，还是静水流深的家庭日常，这些歌词都具有唤醒真情、温暖、大爱、道义的力量。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

从《低智商犯罪》的热播看——

悬疑剧的“漫画式”改编策略与现实逻辑

□赵勇

近日，由紫金陈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在多个平台热播，该剧荒诞喜剧加悬疑犯罪的类型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收获了不少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然而，也有部分评论者尤其是小说原著的读者认为，该剧削弱了原著的“黑色”意味和冷峻质感，将一部表现小人物命运无常、暗含悲剧意蕴的小说简化成了一部喧闹的小品式搞笑剧。两种评价的“反差”既涉及当下文学改编影视的策略，也指向目前悬疑剧类型创新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和讨论。

别让悬疑因“套路”而打折

近年来，悬疑犯罪类电视剧作品数量众多且不乏质量上乘之作，从较早的《白夜追凶》《无证之罪》，到后来的《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消失的孩子》《三大队》《错位》，再到近两年的《漂白》《被隐匿的真相》《黑夜告白》等，该类作品创作势头有增无减。但随着此类电视剧数量的不断增多，其中的“罪案套路”和“叙事手法”也逐渐显现出同质化倾向。当一部主打悬疑的作品因观众对其“套路”的熟悉而不再产生“悬疑”观感时，该类作品的核心“卖点”也就大打折扣。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可以说为此类电视剧创作提供一个新颖的思路。

相较于《坏小孩》《无证之罪》等“高智商”悬疑之作，《低智商犯罪》在紫金陈的悬疑推理系列小说中显得独树一帜。小说中，犯罪者不再是心思缜密的高手，而是一个神经质的黑心富商和几组运气不好的“笨贼”。破案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探，而是一个在领导眼中“能力不足”甚至在小说中阴差阳错地接连破获多起重案、要案、大案。不管是黑心富商、命案凶手，还是江湖悍匪、街头蠢贼，都鬼使神差、误打误撞地被他轻松缉拿归案。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定注定了这部小说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悬疑推理小说，它既不遵守“本格”，也不完全“社会”，或可将其命名为“荒诞现实主义”派，而且还在众多悬疑推理作品中自成一派。

面对这样一部小说，如何将其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视剧，至少需要考虑并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小说《低智商犯罪》虽然有“悬疑”的标签，但故事内容的悬疑感并不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也不是罪犯的犯罪手法和警察抽丝剥茧、逻辑严谨的推理过程，而是各种误打误撞、各种偶然的意外、各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以及各种本不该有交集的人物和事件偏偏就宿命般地交织纠缠在一起，从而引发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若有所思，甚至目瞪口呆的情节。因此，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悬疑犯罪剧进行改编和创作，难免会陷入逻辑推理无法自治的局面。

第二，小说《低智商犯罪》出场人物繁多，多条故事线索并行交错，小说中出场的任何一个小人物都像是故事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在推动故事运转上皆至关重要。这对于小说的电视剧改编而言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难点。读者在阅读小说原著时因为有文字的引导不会感到烦琐的人物和情节，一旦原封不动照搬到电视剧中，则会让人感到缓慢、琐碎、冗长。

第三，小说《低智商犯罪》的故事看似荒诞，但在荒诞之下却有着深厚的现实观照意味，以及普通人在时代命运裹挟下的生存境遇。或者说，这部小说在荒诞、黑色幽默、爽文感的背后，有浓厚的悲剧意蕴埋藏其中。针对这一点，电视剧改编需要处理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如果“放任”原著悲剧意蕴的影像呈现、盲目扩张甚至主动挖掘，就会导致电视剧走向过度的沉重和严肃。而如果完全摒弃原著蕴含的悲剧性，就不对其中的人物身份设定和故事情节进行大幅度“修正”，但这样一来剧情的喜剧性也会随之消减，处理不好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不“喜”不“悲”，也不“正”。

“漫画式”改编借其形而化其神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在处理以上三个问题时，并没有采用“正面强攻”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迂回腾挪、举重若轻，依托原著而不拘泥原著的“漫画式”改编策略。这里的“漫画式”改编并不是将文学作品改编为漫画，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漫画艺术中的夸张、变形、反差等表现手法。在改编理论中，“古典式”改编是“得其神”又“得其形”，“现代式”改编是“得其神”而“忘其形”，“后现代式”改编是“借其形”而“化其神”。该剧的



“漫画式”改编策略正是“后现代式”改编的实践方式之一。虽然小说原著的内容和在悲剧精神都没有在剧中得以完全体现和彰显，但如果单独看改编后的电视剧会发现，该剧自有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审美特点和价值旨归。

改编者对剧中几乎每个人物都用“漫画式”手法作了形象处理。剧中的正派“男一号”张一昂在小说原著中虽然能力一般运气极佳，但其个人行为表现总体而言也属于合格的普通刑警范畴，而在电视剧中，则通过各种“走神”“呆萌”“强装镇定”等夸张的表情设计和随时朗诵诗歌这一颇具身份反差的行为习惯，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漫画式”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的设计虽然让人物形象走向某种程度的符号化、标签化、简单化，但最大的好处在于画面感强，直观印象深刻，同时也巧妙地回避了对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挖掘和思考。与此相对应，剧中的反派人物富商周荣，电视剧删减了他在小说原著中官商勾结、精于算计且城府极深等各种复杂的社会性人设，而是通过扭曲的表情、狂躁的动作、歇斯底里的喊叫等将他刻画成一个偏执、狂躁、神经质、严重自我怀疑的“纯坏”商人形象，这一形象同样也具有“漫画式”的特点。可以说，正是张一昂和周荣这两个一萌一邪、一白一黑的“漫画式”人物形象设计，奠定了他们二人以及身后团队泾渭分明的身份和立场，而观众在看剧过程中也就不担心心设的反转、不用怀疑“内鬼”的搅局、不用思考幕后的黑手，也不用心系主角的安危，只需享受剧情本身带来的单纯快乐，这也让这部剧集充满了一种久违的“成人童话”意味。

此外，剧中其他人物的形象设计也都充满了各种“漫画感”，如方超和刘直“笨贼二人组”的设计，一文一武，一粗一细，二人的种种“完美”配合贡献了该剧最大的笑点。反派团队中胡建仁的心思细腻却又心狠手辣，是反派团队各种计划的实际操盘手和执行人，这一人物沉稳阴险和周荣狂躁浮夸的对比形成一对极具反差感的组合。“枫林晚”酒店的法人陆一波和周淇的“苦命鸳鸯”组合也颇具“漫画式”看点，他们身处漩涡中心，是命案的关键线索人物，却时时发挥“恋爱脑”本色，在犯罪集团和警察的双重推拉之下还能“将爱情进行到底”。文物贩子团伙头目朱亦飞老奸巨猾又装傻卖萌，手下的杀手霍正武力无敌但冲动易怒，这二人一老一少、一智一力的组合也是自带“漫画式”的喜感。总之，剧中这些人物形象都在小说原著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但正是这些经过“漫画式”处理的人物形象在交织推进剧情的同时，也共同构成了该剧独特的荒诞喜剧悬疑气质。

扎根现实成为悬疑喜剧的叙事逻辑

成功的喜剧作品一定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其中的喜剧表达也一定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再由创作者敏锐地捕获并在作品中自然地呈现。对于悬疑类电视剧而言，若让喜剧风格立得住、形成鲜明创作特质，同样要遵循这一艺术创作规律。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借鉴了“漫画式”的人物设计手法，角色形象整体偏向符号化、标签化、简单化，犯罪悬疑推理过程也像是一部“成人童话”，然而，该剧的喜剧性却并不完全依靠人物形象的漫画式呈现，而是来源于对真实生活质感的清晰体察、对烟火人间百态的独特感悟和对社会现实逻辑的细腻把握。剧集开头，当张一昂的师傅兼领导给他安排工作任务时，有那么一瞬间他的思绪是走神的，这里的“走神”并不是刻意设计只为表现张一昂“神经大条”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而是呼应着当下的“加速社会”中长期机械重复性劳作的职场环境造成的一种普遍的“失神症”。方超和刘直的“笨贼二人组”在抢得百万美金和高级会所的无限消费卡之后，决定去会所疯狂挥霍一番，然而他们对“挥霍”的认识却停留在“来两箱雪花啤酒”，这看似是一个具有“反转”意味的笑点，又何尝不是认知与眼界被现实境遇牢牢桎梏的真实状态。

剧集最后，当所有恶人全部归案，张一昂在众人眼中“封神”，剧情也即将顺理成章升华为英雄主义叙事的时刻，他却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决定，不是继续留在三江市警局当“神探”，而是坚持回到省里去一个不在刑侦一线的后勤部门工作。剧中的张一昂在这一刻从一个“机械降神”般的好运不可复制，“成人童话”看完了，平凡的生活还得继续。那些“追剧”的观众也在这一时刻恍然照见自身，然后发自心底地会心一笑。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



电视剧《金关》讲好海关旅检的故事

本报讯 6月5日，电视剧《金关》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以一线海关人员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了海关旅检关员依法履职、勇于负责、敢于斗争、坚守岗位、捍卫国家利益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陶永表示，《金关》透过真实案例撰写社会众生相，以富有时代感的画面，展现了生动立体的海关旅检工作，让更多人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力量。

该剧导演黄伟谈到，为还原真实场景，拍摄过程中，要求演员做到“识物、识人、表演”三位一体，并通过

跨场景不间断拍摄，展现一线海关工作人员的定力与担当。该剧总编剧吴迎盈谈到，剧作深耕海关以老带新的优良传统，聚焦旅检人“百步识人”的能力，关注与大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案件，以期拉近剧集与普通观众的距离。

专家认为，《金关》为大众了解海关旅检工作提供了窗口。该剧不止于讲好一个行业故事，而是呈现了一种“以职业写国家，以岗位写信仰”的叙事可能，让观众深刻理解海关旅检人的信仰与担当，具有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

《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让厚重历史变得可亲可感

本报讯 6月8日，十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全国首播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该片以《四库全书》自编纂至今250余年的历史变迁为主线，讲述了从编纂、征书、七阁藏藏，到因政事变迁而阁书分离、阁毁书亡，乃至近代护书、迁书、印书、续书等一系列重要历程。制作团队辗转16座城市实地探访，系统梳理了北四阁、南三阁的兴衰流变与后世复刻历程。

该片采用“故事+解说”的双线叙事结构，由演员黄品沅等传神演绎，辅以权威专家讲解与珍贵资料，生动再现了纪晓岚、周永年伏案校书，陆锡熊、陆费榘倾尽所有，丁丙兄弟战火中抢救文澜阁残籍、陈训慈万里护送典籍西迁等历史场景。总导演徐隼光分享了创作初衷：“《四库全书》里藏着的不仅是文字，是民族精神和华夏文脉，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纪录

片，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贴近历史，热爱中华文化。”创作团队秉持以现代影像技术活化古籍的理念，力求让厚重历史变得可亲可感。

专家认为，该片以真实史料为根基，用影像串联起《四库全书》坎坷而厚重的命运，生动诠释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内蕴。该片不仅是对一段文化历史的回望，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探索。